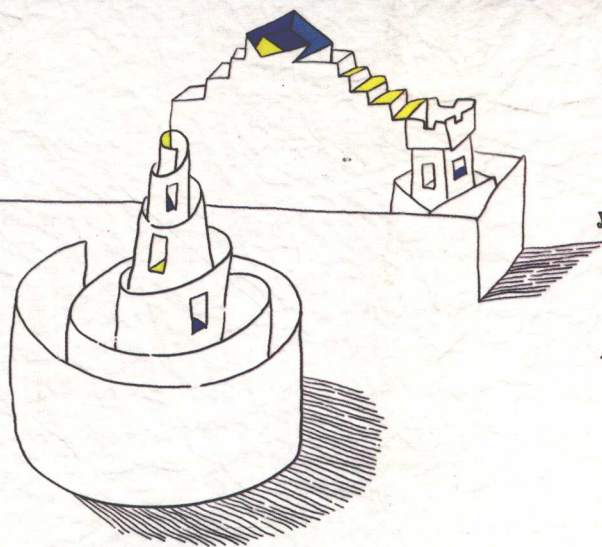


王丽萍 著

TWO CITIES ONE FAMILY
双城生活

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

——〔英〕狄更斯《双城记》



TWO CITIES
ONE FAMILY

双城生活

王丽萍 著

认认真真生活的人，
才能得到生活的馈赠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城生活 / 王丽萍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 - 7 - 5354 - 4949 - 8

I. ①双…

II. ①王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4071 号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张 维

特约编辑: 孙 佳

装帧设计: 李雪婷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	电话: 027 - 87679310
	长江文艺出版社	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	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	1/16	印张: 19
版次: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字数: 268 千字		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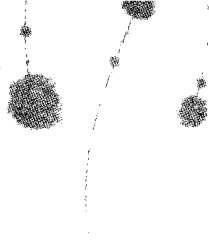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每个人心中，都有自己的“双城”，或者爱情，或者事业，或者家庭……或者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此岸到彼岸的路途。

TWO CITIES
ONE FAMILY

目 录

- 01 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恋爱 /001
- 02 骨灰级作女派掌门人 /019
- 03 两只闪婚的蟋蟀 /030
- 04 婚礼是一场甜蜜而疲劳的斗争 /042
- 05 正式开始双城生活 /064
- 06 突然蹦出来一个妈妈 /077
- 07 造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/101
- 08 双城生活告一段落 /119
- 09 医院里的好消息与坏消息 /143
- 10 荣登父母之职 /166
- 11 奶奶与外婆的 PK /175

- 
- 12 我很想回北京去捧更大的饭碗 /185
 - 13 我觉得你很“爷” /196
 - 14 当时爱得掏心掏肺，现在却这样疲惫 /208
 - 15 距离越近心越远 /219
 - 16 人总是在追逐自己的不可能 /237
 - 17 还有什么比生命都重要的 /249
 - 18 弄了半天还是双城生活 /257
 - 19 我不走，我们永远一块儿 /274
 - 20 向上海男人学习，向北京女孩致敬 /284

01

一千四百多公里的恋爱

开吉普的女人本来就少，开着破烂吉普跑长途的年轻女人更是凤毛麟角。当这辆老爷吉普风风火火地开进京沪高速公路收费站时，收费员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

司机是个浓眉大眼的北京姑娘，长途行车后虽是满脸倦色，却两眼发亮面带笑容，甚至交费时都激动得喃喃自语：“徐家汇，徐家汇，等我带来的大惊喜吧！”

收费员以为她念叨的是上海地名，却不知“徐家汇”是她在上海徐家汇工作的男友徐嘉惠。

恋爱中的人总是心有灵犀，同一时段，徐嘉惠满脸幸福地登上了上海到北京的火车，也准备给女友郝京妮一个超级惊喜。

相隔一千四百多公里的跨城恋爱，两人已经谈了多日。

郝京妮的破吉普刚开到徐嘉惠的办公大楼下，故障警报灯就一阵乱跳。她无暇顾及，边打电话边快步走进男友工作的电脑公司。

电话还未接通，郝京妮就激动地尖叫：“徐嘉惠！猜！我人在哪儿？猜！使劲儿猜！”

千里之外的北京，徐嘉惠正捧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，神神秘秘又美滋滋地笑着，走进了郝京妮上班的旅行社。

口袋里的手机响了，铃声是郝京妮的语音：“猪啊，亲啊，让我啵啵……”

刚走到旅行社前台的他接通电话，激动得直喘气：“京妮，我到北京了，对，我在你公司门口。我要亲手把玫瑰花送给你！”

“什么?!”郝京妮傻了，她的脚才迈进徐嘉惠的办公区，员工都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打量着风尘仆仆的她。认识她的公司老板阿蔡满脸惊愕，告诉她徐嘉惠正在北京出差呢。

走出公司的郝京妮气得对着电话直嚷：“大爷，你跑北京干啥！我现在人在上海！人在徐家汇！来干吗？徐嘉惠，废话！没事儿我吃饱了撑的啊！给你惊喜啊！”

徐嘉惠有些委屈，怀抱玫瑰，边往外走边说：“可我也想给你惊喜啊！”

他忽然想到郝京妮初到上海，不由得有些担心：“这样吧，我叫我妈妈去看你。”和郝京妮谈恋爱还没告诉过妈妈，趁这机会，就让她老人家看看未来的媳妇吧。

郝京妮一听哇地嚷了起来：“啥？让你妈看我？别，你甭给我惹事儿啊，哪有长辈看小辈的理儿？别！真要我见你妈妈，咱不得好好捋捋捋？别别别！”

徐嘉惠很是坚持，郝京妮只好说出了旅馆地址。

郝京妮那辆吉普车已经完全熄火，她叫来修理厂的人拖走后，招手拦了辆出租车，继续和徐嘉惠唠着：“我车坏了，修着呢，不成就卖了呗！担心我没地儿住？没事儿，找个酒店公寓住不就得了……”

她火急火燎地坐上了出租车副驾驶座，继续打电话：“那你给我早点回来，我就在上海等你了？嗯哪，啵啵啵啵，猪猪！”

大大咧咧的郝京妮完全没留意到，车后排还有位没下车的乘客。

挂了电话的她正要司机开车，只听后面传来一声不满的轻咳。一回头，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静静地看着自己。她一吐舌头：“哟！我当没人呢！”

上海女人杨曼莉皱起了画得细细的眉：“喂，小姐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明明坐在这里你怎么说没人呢？”郝京妮分辩道：“我不看着空车牌吗！哪知道后头还猫着个人啊！”

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，怎么说话这么粗声大气的？一向以优雅自

居的杨曼莉顿觉厌恶：“喂，讲点文明好不好？等我下了车你再上来也不急的，先下后上的规矩，懂哦？”

郝京妮回头：“哦，对不起啊。我真当没人呢！”没见到徐嘉惠本来就不爽，这个老阿姨的纠缠让她更心烦。

杨曼莉瞪她：“什么没人啊！我不是人啊！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。郝京妮自恃有理，声音自然高了几分，又加上她天生的大嗓门，让杨曼莉听着很是刺耳。而杨曼莉的言语也愈加刻薄，更是火上浇油。

“没见过你这样不讲道理的女孩子！”气呼呼的杨曼莉下了车，狠狠一甩门。

杨曼莉家是座石库门的老房子，解放前这儿曾住过几位上海滩显赫一时的富商绅士，至今还留有精致优雅的气息。

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杨曼莉为自己的籍贯、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生活深感骄傲。饮料她只喝东海咖啡馆的清咖啡，做头发她只去露美美发厅，家里摆的五口老钟更是增加了历史感。

一向矜持的她，今天才进门就嚷心口痛，老保姆刘妈迎上去替她拿包倒茶，关切地询问缘由。

杨曼莉幽幽叹了口气，絮絮叨叨地从儿子刚才打来的电话说起，又提到拦出租车和别人吵架的事：“说从北京来了个女孩独自住在酒店，还叫我过去看看她。这是怎么回事，他这种教养好的男孩子，要是碰到个强盗女人怎么办？我今天就碰到一个，凶是凶的来，一点点规矩都不懂……”

善解人意的刘妈劝她为儿子的面子，还是应该去酒店看看。她才不情不愿地点头。

坐在咖啡馆里休息的徐嘉惠，这时才感到了疲惫。十个小时左右的长途火车躺得他腰酸背痛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，郝京妮偷偷去了上海看自己。

准备送给郝京妮的红玫瑰放在桌上，蔫头耷脑地望着他。徐嘉惠

叹了口气，随手在咖啡馆的留言本上涂写：“北京—上海，徐嘉惠，郝京妮。”

远距离恋爱，真不容易。

郝京妮的电话又打来了，熟悉的京腔响起：“我到宾馆了，打开箱子找衣服呢！对了，你不是要明儿回上海吗？那晚上你去咱家啊！我马上给咱爸咱妈打电话！”

徐嘉惠停顿了一会儿，马上响亮答道：“好！”去看一次未来的岳父岳母，也算不枉此行。

郝京妮打回家的电话掀起了一阵波澜。

小四合院里，牛一蓓挂断电话后愣了足有三分钟，正在包饺子的她不自觉地摸着脸，满手面粉就挂在两腮了。帮着擀饺子皮的郝建国纳闷儿地瞅她。

牛一蓓有些奇怪：“建国，闺女说有个朋友要上咱家来，是个男的！”

“京妮找男朋友了？”郝建国一惊，饺子皮也擀破了。他这个男孩一样风风火火的闺女，都快三十了，也没听说过有对象啊？

牛一蓓摇摇头：“没多说，就让咱好好接待了。”郝建国满不在乎地指指饺子：“来了就吃呗！”

男人心粗，可出于女性的直觉，牛一蓓觉得这个上海小伙子和女儿关系不一般。除了和京妮长大的马翔外，女儿可没带过哪个男人进家门儿啊？马翔在女儿眼里就是一哥们儿，可这个上海男人，女儿还吩咐好好接待——难不成真是未来的姑爷？

她心神不定地猜想着，接下来的饺子都包得歪歪斜斜。

拿着儿子给的宾馆地址，杨曼莉找到了郝京妮的房间，站在房门前的她虽然有点儿犹豫，但还是按了门铃。为了见儿子的这个陌生客人，她特地修饰了一番。

门开了，一张敷着白花花面膜的脸冒了出来，身后的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衣物。

惊魂未定的杨曼莉听那人冲自己大呼小叫：“服务员吧？我插座坏了……”她咬咬涂着玫瑰紫唇膏的嘴唇：“郝京妮吧，我叫杨曼莉，是徐嘉惠的妈妈。”

郝京妮惊叫一声揭下了面膜。

冤家路窄！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阿姨，我不知道是您。我错了，我改，我错了……”咖啡厅里，郝京妮语无伦次地向杨曼莉道歉。天啊，世界太小了吧，在出租车上吵架的女人竟然是徐嘉惠的妈妈！

任由她说了一堆好话，杨曼莉只是小口小口品着咖啡，许久才淡淡地道：“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嘉惠说他在北京进修三个月，你对他挺关照的，所以一码是一码，我该替儿子谢谢你的一点点都不会少，这就是我请你喝咖啡的理由。”

见杨曼莉没有发怒，郝京妮安下心来，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后，她将话题说到自己和徐嘉惠身上：“阿姨，我跟嘉惠的事儿……您知道了吗？”

杨曼莉的目光一下子警惕起来。

想到自己的男友，郝京妮不由得双手托腮，甜蜜地微笑：“我们在一起特开心！他给我弄电脑，弄着弄着，送我一仙人掌。据说一个人能把仙人掌养活了，就可以恋爱！后来又送我两条小金鱼，听说这人能把金鱼养活了，就可以结婚！还有呢，要是把天竺葵养活了，就可以生孩子……所以我结婚后一定要养天竺葵！”

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应付着的杨曼莉，听到这儿截住她的话头，语气很是彬彬有礼：“我不懂郝小姐你在说什么。”

郝京妮认真地眨眨大眼睛：“我们在恋爱！”杨曼莉堵她一句：“不要瞎三话四！”郝京妮不假思索：“我会嫁给他！”

杨曼莉吓得几乎要把咖啡给喷出来，被呛着的她拼命咳嗽，郝京妮忙给她拍背。杨曼莉连连摇头，推开了郝京妮。

“郝小姐，你吓着我了！”她用手帕擦拭着嘴唇。郝京妮急道：“我实话实说了，阿姨，别怪我哦。我俩认真的，以后打算结婚啊！”

杨曼莉静静地将手帕放在桌上：“坐下来刚刚一杯咖啡的工夫，你

就跟我谈婚论嫁了？凡事都有规矩的，规矩你懂不懂啊？”她不听郝京妮的再三解释，开始从籍贯、地域、户口、工作上一条条泼郝京妮的冷水，最后给郝京妮盖棺论定——哪有姑娘家自己开口谈婚事的，真是没家教。

见杨曼莉扯上了自己父母，郝京妮未免不快，出于礼貌她也不好多说，只听杨曼莉继续念叨：“我不相信你父母被这样突然袭击，他们会高兴？”

“他们当然高兴！”郝京妮反驳，“阿姨，徐嘉惠现在就在我家呢，大概也在跟我爸妈说我们俩的事儿！”

这话把杨曼莉震住了，她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儿子打电话。

电话那头传来徐嘉惠喝多了的声音：“郝京妮，我跟你爸爸在喝酒啊！”

杨曼莉的脸微微发青。她挂掉电话，愤愤地看着对面的郝京妮：“你是故意来气我的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啊！我这就人就爱说大实话！我和嘉惠是认真的！”没想到和徐嘉惠的恋爱让杨曼莉勃然大怒，郝京妮挺委屈。她口口声声表白自己和徐嘉惠的感情，如今交通方便两地分居也不是问题。杨曼莉却针锋相对地说距离远谈什么恋爱，她守大半辈子寡辛苦养大的儿子绝对不能离开上海。两人唇枪舌剑，没一句话能谈拢。继出租车事件后，矛盾再次升级。

最后，杨曼莉将自己的咖啡钱往桌上一扔，扬长而去。郝京妮赶忙追上，只见杨曼莉拦了一辆出租车正要开门。

面对她的解释和挽留，杨曼莉冷冷地道：“出租车你要抢我让你，可你别抢我的儿子！”

出租车绝尘而去，郝京妮愣了很长时间，才转身离开。夜已深沉，她望着上海的万家灯火，不由得有些茫然。

上海的准婆媳相会是火药味十足，北京的未来女婿见老丈人倒相对平静。

这个秀气小伙捧着一把玫瑰站在自家门口时，郝建国和牛一蓓老两

口愣了半天，才想起要招呼客人进门。

今晚的客人还有一位——郝京妮的发小马翔。这小伙儿热心开朗，现在开着一家红火的汽车修理厂，能干又豪爽，郝家老两口一直当自己儿子看，也不是没想过让他当女婿。奈何郝京妮就是说没感觉，说太熟了，连对方的小鸡鸡在四岁时都被她看过。

虽然有外人在场，马翔依旧一如既往地和郝家父母瞎贫，徐嘉惠敏感地看着，感到郝家跟马翔间的亲密。

郝家没有花瓶，玫瑰花只好插在水桶里，徐嘉惠感到歉意，说自己想得不够周到。他又提议：“不知道叔叔阿姨方便不方便，我已经订了附近的小南国，上海菜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”

老两口连忙拒绝，招呼他入座：“要你请客，闺女回来可得数落我们。闺女说了，你是她朋友，闺女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！一起吃饺子！”

马翔将徐嘉惠上下打量一番，眼睛一转：“男朋友？”徐嘉惠毫不含糊地点头。

老两口一愣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就忙着铺桌子端饺子去了。

热气腾腾的饺子上了桌，马翔帮忙放好黄瓜和大蒜，郝建国摆上一瓶二锅头。

“徐嘉惠，京妮的朋友，也是咱家的朋友！来点儿小二吧，饺子就酒，越吃越有！”郝建国很热情地劝酒。

初次到郝京妮家，徐嘉惠本来有些紧张，平时只喝点儿啤酒的他望着满满一杯白干儿，不由得捏了把汗。

“哟，紧张了？”马翔看出他的为难，故意刺道。郝建国见徐嘉惠文质彬彬，不像个能喝的人，忙打圆场：“不会喝咱不勉强。”

徐嘉惠正要找个台阶下，只听马翔笑道：“感情深不深，就看一口闷不闷！”话毕，他一饮而尽。

郝建国用赞许的眼光看着马翔：“好，第一杯门前清啊，以后随意！”说完，他也豪爽地干了一杯。

两个北方男人的豪饮让徐嘉惠面有难色。牛一蓓正安慰说不会喝没事儿，不料马翔开始嘲笑：“哪有男人不喝酒的。哦，南方男人不喝，

是吧？他们会说，来杯啤酒，老子今天一醉方休啦！还有还有那个，跷一兰花指说，要杯珍珠奶茶好不好的啦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徐嘉惠已经一饮而尽。今天不蒸馒头争口气，豁出去了！

酒过半巡，脸红扑扑的徐嘉惠问：“叔叔阿姨！郝京妮跟你们说过我吗？”

郝建国正想问个究竟，马翔就把话截住了：“您真当自己是京妮的男朋友？我也是京妮的男朋友啊！是不是，叔叔阿姨？”这个忽然冒出来的上海男人让他有点儿吃味。

有些醉意的徐嘉惠睁大眼睛，提高嗓门：“我是郝京妮的男朋友！是真的！”

在老两口的惊讶中，他将怎样和郝京妮相识相恋，怎样准备给对方惊喜又错过了的事情，原原本本说出，最后还激动地来了一句：“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郝京妮！她跟我以往见到的女孩子全不一样！”

面对这个突然袭击，老两口先觉得束手无策，接着又发起愁来，这户口啊工作啊不在一地儿，恋爱怎么个谈法啊？

满口酒气的徐嘉惠起身敬酒：“叔叔阿姨，我不会冒冒失失就到人家家里来，到家里来就是一个态度！我会好好待京妮的，会给她幸福！”

哼，年轻人谈起恋爱总是说得好听。郝建国闷头喝了一口酒：“你们小年轻三分钟热劲儿过了也就过了！”

徐嘉惠信心十足地拍拍胸口：“我就有本事让三分钟持续一辈子！”见徐嘉惠越喝越多，牛一蓓忙去拦他的杯子。

郝建国质疑地皱皱眉头：“一辈子多长知道不？”徐嘉惠重重点头：“知道！”仿佛为表决心，他一口气把杯子喝了个底朝天，接着两眼一闭，呵呵一笑，像根木头一样“啪”地倒下了。

郝建国、牛一蓓和马翔无语地看着倒地的徐嘉惠。好半天，郝建国才如梦初醒：“这，咱就把人给撂倒了？”

三个人将呼呼大睡的徐嘉惠抬上了沙发，马翔告辞后，郝建国蹑手蹑脚给徐嘉惠盖上了被子：“一蓓啊，实话说，这孩子不坏。”

收拾碗筷的牛一蓓点点头：“你说得没错，这孩子是老实，不会喝。

但就看他能为京妮冲着喝的劲儿，对咱闺女啊，可是动了真心了！”

郝建国叹了口气：“咱要是反对了，他俩准扭劲儿。爱情这玩意儿，越挡，还越带劲儿！京妮就这个性！”

两人想到女儿倔犟的性子，一下也没了主意。

杨曼莉一进家门就催着刘妈给儿子打电话，但醉得一塌糊涂的徐嘉惠什么也听不到。

“你看看！怎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！姆妈啊，那个女人真的一点教养都没有的。你说巧不巧？出租车上的强盗就是她呀！一上来就说要跟我们儿子结婚的啊！向我示威啊！来抢我儿子啊！”见电话没人接，杨曼莉越想越气。

刘妈端来一碗温热的冰糖银耳羹，宽慰道：“曼莉啊，嘉惠年轻，血气重，过了就没事了。”

杨曼莉接过银耳羹，喋喋不休：“嘉惠他在上海什么女孩子不好找，真的不行，原来的那个叶紫葳也蛮好，分手了也可以复合嘛，是不是？门当户对啊！嘉惠去北京，紫葳都不知道来这里多少趟了！现在你看看找个北方人，说话直咕隆咚的，人土是土的来……我不说了！我懒得说！”

刘妈不劝则已，一劝她更是火上浇油，最后嚷着心脏病要犯了，快快拿速效救心丸来。

直到第二天9点，郝家老两口才起床。一向早起的他们昨晚商量了半宿徐嘉惠的事，临睡前又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再次确定了这上海小伙就是女儿的男友，一夜辗转难眠。

走到客厅里，牛一蓓惊讶地发现徐嘉惠不见了，沙发上的被子枕头被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还留了一张纸条：

叔叔阿姨，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竟然在你家喝醉了，还在这里借宿了一晚上，真的很难为情，非常过意不去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们的招待，余情后报！

徐嘉惠敬上

牛一蓓不免叹道：“这孩子脸皮薄啊，怎么就走人了。”舍不得女儿出嫁的郝建国却喜不自胜：“嗨！准是胆儿小吓回去了。好！就这性格，跟咱京妮长不了！”

老两口正寻思徐嘉惠离开的原因，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：“这是徐嘉惠先生送给你们的东西，请签收。”

拆开包装一看，是一个漂亮的水晶花瓶。老两口对看了一眼，有些感慨这孩子的心细。

徐家的各色老钟此起彼伏响过10点时，杨曼莉总会在亡夫徐斌的遗像前上香，这个习惯她已经保持了二十年。

门铃响了，刘妈去开门。以为是嘉惠回来了，杨曼莉又气又喜地转过头，正好看见郝京妮大大咧咧地对自己笑，手里还大包小包拎着。

“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请自来了。嘉惠给了我您家的地址，叫我过来看看您。您昨天不是请我喝咖啡了吗，我一定要来看看您的。”昨晚在咖啡厅的争执她好像全忘了，自顾自地说话，又热情地和刘妈打招呼，“您是咱奶奶吧？奶奶好！我是郝京妮！”

当着刘妈，杨曼莉不好发火，只是不冷不热地提醒：“昨天的咖啡我们是各付各的，郝小姐。”

“那也是阿姨您请的面子啊！”郝京妮呵呵一笑，“您还真不待见我么？来！给您捎好吃的！借过借过！”她一面说一面拿着礼物往里屋走。

面对这个自来熟，杨曼莉无可奈何。刘妈见状，忙去泡茶。

刚在沙发上坐下，郝京妮就一件件把礼物往外拿：“阿姨，奶奶！我给你们买的营养品！”

茶几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保健品：蜂王浆、中老年奶粉、珍珠粉胶囊……

礼物都价值不菲，杨曼莉却绷着脸不说话。

刘妈忙让茶，听郝京妮一口一个奶奶地叫着，她对这个快言快语的姑娘倒是不讨厌。

“是嘉惠叫你来的？”许久，杨曼莉才开了腔。郝京妮点头：“可不

是！嘉惠给我打电话，说今天就回上海了。”

杨曼莉的心一沉，儿子今天也给自己打了电话，除去拜托自己多照顾这个北京丫头外，只字未提回上海一事。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她正生气呢，只听郝京妮又来了一句：“昨晚，他住在我家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她差点叫起来。养了三十年的儿子，和自己一个招呼也不打就去女方家住了？纵然刘妈在场，杨曼莉也忍不住了：“郝小姐，你到这里来告诉我，我儿子昨晚住在你家里，是不是？那根本就不会是我儿子！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我昨天领教过了！我今天没有兴趣继续领教！”

见她不信，郝京妮忙辩解：“不信您问嘉惠去……”

杨曼莉冷笑一声：“你一大早不请自到，就是跟我说这个？郝小姐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这些东西请拿回！我不要！谢谢了！”话毕，她吩咐刘妈将礼物拿上，再递过一张百元钞票给郝京妮打车，转身回到自己房间。

从小到大，郝京妮哪受过这等委屈。她性格开朗大方，长辈喜欢她都来不及，没想到被杨曼莉看得一文不名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哗地流了下来，她也顾不得擦，奔出门去拦出租车。

拎着礼物的刘妈一路小跑跟在她身后，焦急地喊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郝小姐，奶奶我把东西还给你啊！”

郝京妮回过头来，满脸泪水。她抽抽搭搭地说：“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，我跟嘉惠是真心的。我没有要气阿姨啊，我就这性格，没说好，心里想着好吧，可就表达上不对了……”忠厚的刘妈于心不忍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好孩子。”

一辆空出租车停了下来，郝京妮抽抽鼻子：“奶奶再见！”

出租车溜烟开远后，刘妈才发现手里还拎着礼物。回到家后，她挺同情地对杨曼莉说：“那姑娘哭得好厉害啊。我看她哭了就忘记还礼物的事了，等我想起来，车子开走了呀。要不我送到她住的地方去？”

哼，哭几嗓子我就会心软吗？打动了刘妈可打动不了我。杨曼莉迅速穿上外套，拿起礼物，往郝京妮住的宾馆走去。